

熱
與
驪
歌

該是下午三點鐘了吧！太陽熱烘烘的。碼頭前面堆滿了人。行李、貨車、沙塵、噪音……我從沒覺得香港是那麼熱的。拭着汗、站在一個屋簷下，真不想動。但送行的人們，卻仍談得起勁：「到埠就快點寫信回家啦！」「獨個兒千萬別亂闖呀！」一堆堆的聲音，很不客氣地擁入耳裏。我沒有人送行，但一點不寂寞。（倒有點懷疑）。本來嘛，我早就想試試冷清清的，獨個兒離開香港的滋味……但，唉，倒霉。

很容易才等到可以進船艙的時候，自己拿着那不大不小的行李、一拐一拐地走過狹得可憐的樓梯，找到自己睡的艙位。那兒擠着百多人，卻只有幾十個小得像茶杯口的通風道，人氣和熱氣迫得我有点暈眩，趕快跑上船面去，大大的呼吸了一陣，就好像從來沒有機會呼吸過的樣子。我站在舷邊，皺着眉，心中想：「今天晚上如何睡得？」又自慰着：「太陽下了，海洋會涼快點，一定可以睡得很舒服的。」

剛好五點鐘，四川輪鳴着號，解了纜，漸漸遠離那還堆着許多人的碼頭。一條條手臂在揮動着——送行場面必備的東西。有人還洒着淚。我不明白，離開短短一個月要洒淚，那若要離開四五年，或十年八年，恐怕淚水多得可以淹死人了。船漸漸地移，經過中環、灣仔、銅鑼灣、北角（心中稍稍一動）……出了鯉魚門、向外邊駛去。我一直站在右舷邊，沒有什麼感覺，一點不像離開香港。幾次我自己問着：「我是離開香港了嗎？」奇怪，有時只是一個小小旅行，我會急得直像窩中螞蟻地等天亮，怎會？離開香港我會毫無感覺？（雖然我一直就不大愛它。）船一直向外邊駛。我們為辦理登記手續，忙了一下子，跟着就在船上吃第一頓飯。但就在這時候，有人開始「吐」的工作了。吃「暈浪丸」比吃飯還熱烈。的確有點兒浪，但實在也不算太厲害。如果遇上颶風，才真要吐呢！晚飯以後，我們還不敢下艙去，都坐在船面聊天。到這時候，才真正靜下來，看看海洋，看看天，領略領略海上生活（相信吐的人比我領略得更多。）海風從船面帶走了熱，也帶走了驪歌，靜靜的。

新亞書院·小思

一
月
行